

我們爲什麼意見不同？

陶孟和

世上會怎樣的安靜，假使人都同樣的見解。家庭之間，老少不至再有衝突。產業界裏，資本與勞動不至再有紛爭。科學界不至再有學派的門戶之見。政治上不至再見黨派的傾軋。世上的人都是熙熙融融，沒有爭執。家長也不必表示他所特有的權威，因爲他家裏的人都與他的見解一致。政府也不必禁止言論與集會的自由，因爲人民都贊成政府當局者的見解。這是怎樣的安樂，和平的世界。……

但是我們不要太耽於懸想。世上沒有這樣的安靜的時候，自從有人類以來，我們沒有經過這樣的時代。沒有兩個人持完全相同的見解的。我們的問題並不是強使人的意見相同，乃是設法讓不同的意見，只要是不妨害社會的，都有發表與實現的機會。無論如何強有力的政府，施行如何有效的『統一思想』的政策，個人的見解永遠不能統一的。

見解不同有種種的原因，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稟質不同。人的智慧的差別雖然有限，但是智愚的不同永遠是見解齊一的障礙。樂觀與悲觀，活潑與呆木，激烈與穩健，戀舊與喜新，諸如此類相對照的氣質，還有介乎這些氣質之間的無數程度不同的氣質都是見解趨異的原因。

同是日落的美景，樂觀的人要贊美說『夕陽無限好』，但是悲觀的人偏要悲歎說，『只是近黃昏』。同是一個政策，穩健的人要批評說『太趨於極端』，但是激烈的人還要責備說『太不澈底』。這種不同

我們爲什麼意見不同？

我們爲什麼意見不同？

二

的見解極難劃一，除非我們有方法改變人的稟質。

一個人所處的環境與他的見解有密切的關係。一個人只能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過他的生活，他的家庭，學校，職業，社交，在在都是影響他的見解的最強大的勢力。他在他的環境裏自然的，不知不覺的採用那個環境所遵守的風俗，所信奉的道理，所崇拜的人物，所懷抱的理想。不然，他便不容易在他的環境裏生存。他的意見當然是——雖然未必完全是——那個環境所供給的。涉世深，閱人多的人看見一個人，聽見他的談論，大概便可以推知他所處的環境。一個人是瓦匠或是汽車夫，是學生或是政客（或是學生兼政客），是黨人或是官僚，是聯治派或是武力統一派，除了察看他的舉止以外，從他的言論，他所發表的意見常可以察出的。一個人的意見常表現他的生活的背景。各人的生活背景不能相同，各人的意見便不易趨於一致。

環境中最有力的一個要素就是教育。若按廣義解釋教育，一切環境都有教育的勢力。一個人的發展完全受他環境的指導與限制。但是現在形式的教育，即學校中所設備的教育，自幼稚園起以至大學止，也漸漸對於一個人的見解有深遠的影響。

只受過初等教育的人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見解未必相同。受過古典教育的人醉心古典文學，受過『科學洗禮』的人崇拜科學，正是表現教育的勢力。人永遠帶着他所受的教育的戳子（Stamp），假使那個教育的効率是十分高的。人不能有完全同一的教育，在現在分工最盛的時代，各人所受的教育只是部分的，各人對於全世界的知識不能全知，對於人類所有的能力不能全施。

每人的見解最好不過是代表人類一部分的見解。除非將來教育的方法比現在更廣博，教科的內容比現在更豐富，人的見解永遠要受他的教育的限制的。

比教育的勢力更大的就是利益 (Interest)。一個人所常做的事，他的職業，娛樂，嗜好，凡是他所認為有趣味或有利益的都可以左右他的見解。人對於他的利益沒有不忠心的保護的，凡是與他的利益相衝突的沒有不切實反對的。文學家的愛好文學，藝術家的欣賞藝術，資本家的贊美資本制度，無產階級的義憤共產主義，都有利益支配見解的明證。除了人的稟賦以外，利益或者是影響見解最有力的要素。環境與教育誠然有陶鑄人的勢力，但是一個人的利益。比什麼都強，因為這是他的生命，至少也是他一部分的生命。一個人可以拋棄他的利益，不是常見的現象。每天靠着財產過生活的人會承認私產制度的弊害，而完全拋棄自己的私產；每天從事教育事業的人（無論是真心相信教育事業與否）會公然否認教育的功效，雖然沒有其他的職業，而竟肯捨棄其固有的職業；這都是世所罕見。人永遠要保護他的利益。利益的不同是意見不同的有力的原因。但是世上的利益永遠沒有相同的時候。

以上所說是意見不同的原因。但是我們要知道人的意見不是永遠不變的。各人一生不斷的改變見解；兩個人的見解雖然相似，但是，假使兩人所處的情形 (Circumstances) 稍有不同，他們的見解便趨於歧異。在同樣家庭之下的兩個兄弟，假使有一個是結婚的有一個是沒有結婚的。或是兩人所娶的女子不同，對於婚姻的見解就未必相同。受過同樣教育的學生，假使一個『在朝』一個『在野』，或是兩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同，對於政治的見解就未必相同。其他的情形，如財富，自由，權力，幸福，或貧

我們為什麼意見不同？

我們爲什麼意見不同？

四

窮，束縛，苦痛，一切物質的或精神的狀況也都影響或改變人的見解。

世上有很少的人是稟質，環境，教育，利益，情形完全相同的。因此，每個人都是一個趨異的型；每個人都代表一種意見。在大體上，人誠然常有共同的意見，但是在細則上，人的意見常表現極端的差異。現在有許多人都歡喜遊中央公園，這誠然是人之所同，但是；假使你詢問人爲什麼要遊公園，我恐怕要得到許多不同的見解。有爲看牡丹的，有爲吸新鮮空氣的。有爲吃大菜的，有觀覽繪畫展覽會的，有爲弔唁名人的，有爲尋朋友的……我們雖然不敢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由，一個人有他所獨有的見解，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的意見決不是一致的。

這正是一個好教訓。我們很難將一切人的見解畫一，我們只好設法使一切的見解都有發表或實現的機會，爲愛花的多栽花卉，爲吸新鮮空氣的好好保存蒼老的松柏，爲吃大菜的設最好的餐館。爲愛美術的設展覽會場，爲尋朋友的設可以清談的地方。這樣，人人的意見都可以實現。一個國家也應該是這樣的人人可以發表與實現意見的組織。政府應該存在與否就看他容讓一切人民發表見解，實現見解與否。政府不能抹殺一切異己的意見，他只可以讓一切的人都可以有發表意見實現意見的機會。